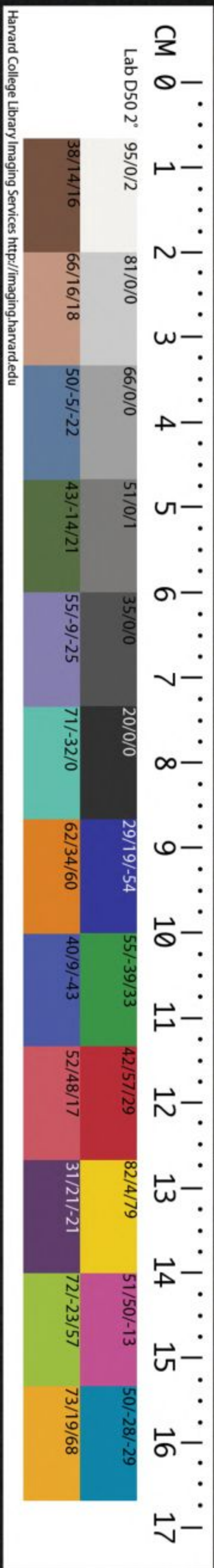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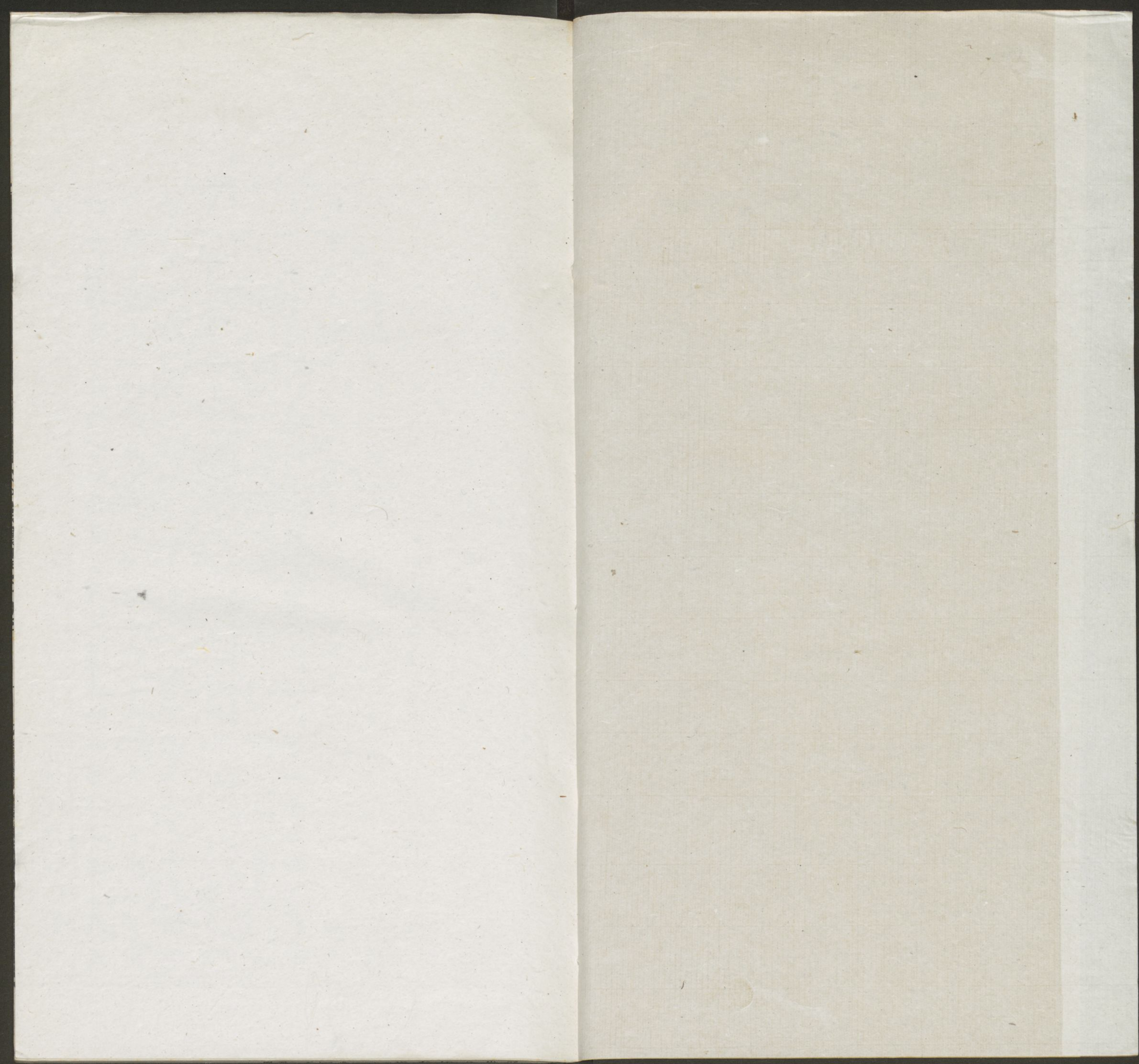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80

7 4664 / 4244A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left page of an open book. The text is too light to be transcribed accurately.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

經國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上疏曰。臣竊觀自古中興之。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知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滲漉萬物。民之戴宗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續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患。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幾。雖強而有必敗之兆。願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強。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援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強。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者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強弱成敗之理。槩可觀矣。金寇不道。為封豕長蛇。以存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寓。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也。食上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銳為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擗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哉。願國家之力未能

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苟免於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為度。極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討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賢。以為腹心。駕御英傑。以為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備除戎器。理財以義。使缺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鸞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網復論車駕不宜輕動。疏曰。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嘗戲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言。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略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勅益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

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虜偽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

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鄧瓊之叛。

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蘄光黃一帶無兵可禦。決項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患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蟪蛄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為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冝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

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善。後着猶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体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翔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盛。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

非后周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與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遠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為先。則雖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咎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臆說。仰

柙廟諫。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綱又論和戰。劄子曰。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實。橫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言。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為羣言之所眩惑。軍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友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



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為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為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讎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祇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脩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繫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

既脩。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其人可守某地。新附之眾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顛無以細故動搖。蓋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楚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八年。綱為江西安撫制軍大使。論中興之功。奏曰。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具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講大熟。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拚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由包胥聞伍負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

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  
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  
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  
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  
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  
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  
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相宗之大業。故親總  
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  
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  
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  
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  
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

止是一事。要以脩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  
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  
盈。財用不匱。持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  
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  
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  
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  
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  
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脩人事以應之。  
以我之無量。待彼之有量。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  
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  
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

今得承之。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願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擡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干冒天威。

綱又論使事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為使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為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以遠之計。羣臣誤

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遼。返帑藏為虛。初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荐至。迺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為重。成

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詠謀慮。詢必以周。夏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井黜儉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申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未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

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儻屈膝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擬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

未已也。必繼有弭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藝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高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帝慮弗圖。遽自屈服。析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吳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普保江左。財用匱乏。至尊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不絕。船艦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為之資。而陛下又

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詔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己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底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故大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處

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犬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徙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相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誣。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眾臨荊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

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為福。轉敗而成功。宵中照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願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矣。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願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謀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

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卻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禮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犬王句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

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正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欲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

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國。進賢俊。退佞諛。備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為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為言。猶不足信。而况於復故境。歸侵地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慮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為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叢。夫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勳瓊之變。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俸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為有。羣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乃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病藏拙。臣之為幸大矣。蒙垢忍耻。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大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綱論襄陽形勝。劄子曰。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



方地勢。正猶碁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峽。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近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

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事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脩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

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厚不取為智。為勇。爾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監。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以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韜。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

下入。繼大統。即特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忠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燕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遂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地者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弃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入。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負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是之

厚。而於我國家訶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鑿駕一婦。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撲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藉藁闕下。以俟誅戮。

澤乞回鑾。疏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檢者。

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應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緣迹遁去。其間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奉。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憾。臣每聞王畿內外。自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後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未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誠。澤又上疏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得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

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天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梓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

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恨之至。澤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一下而享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于汴。肇造無疆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賊虜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纂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抃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冀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預圖遷幸。使狡獪皇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跼蹐。原有闕以歸。狀以操耒耜。鑄劍戟為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勅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皇。王室自然再造。

大宋可以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願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慙憤。戰慄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滂灑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兇而失其慈母者。忍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暨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杜糞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

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汜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澤又上疏曰。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舉夔稷禹。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仙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恠。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於誇。盡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

又嘗結好虜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災案如是者。盡由姦邪。儉人。鼓唱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翁翁訛訛。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狂虜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履同心。勦絕兇殘乎。今東京

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歎宗廟。垂衣九重。示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下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澤又上疏曰。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耳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

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瞭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開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

外。喋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且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耻。然後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如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

澤又上疏曰。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自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妾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

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畏懼。已不敢輕動。冒犯。自  
連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  
物態。皆已忻悅。救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願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  
此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  
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  
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  
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京師  
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  
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為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  
人。徬徨道路。於偏僻州軍為朝宗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  
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  
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

海限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俛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  
護道格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顯  
顯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  
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於  
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  
下斷自淵衷。毋惑群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  
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  
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  
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鑿與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  
迺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  
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戎



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消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綱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眾討賊。賊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亡虜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閭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殺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胡虜。擴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容納。天下幸甚。

二年。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罔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又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蹙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俟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躬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四夷凶殘。必滅心爍。謀以就殄滅。尚何惡之能為乎。書曰。時哉弗可失。

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皆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面。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訂。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澤又上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愛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

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溢。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髮給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為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賊虜為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蠅毛起。如蜂閔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固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虜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

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謬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為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允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勸。飢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溝溝壑。强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橫肆。賊虜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為劍頭辯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黥其面。為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當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顯顯之。

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默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澤又上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必危行。王道正真。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

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然。皆不能留  
心側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  
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俟望大兵救援之意。又  
不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  
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  
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  
萬生靈之眾。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  
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賊虜  
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  
至於此。孔子所謂為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  
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  
陛下不且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臣不勝憤懣激切。并瀆天聽。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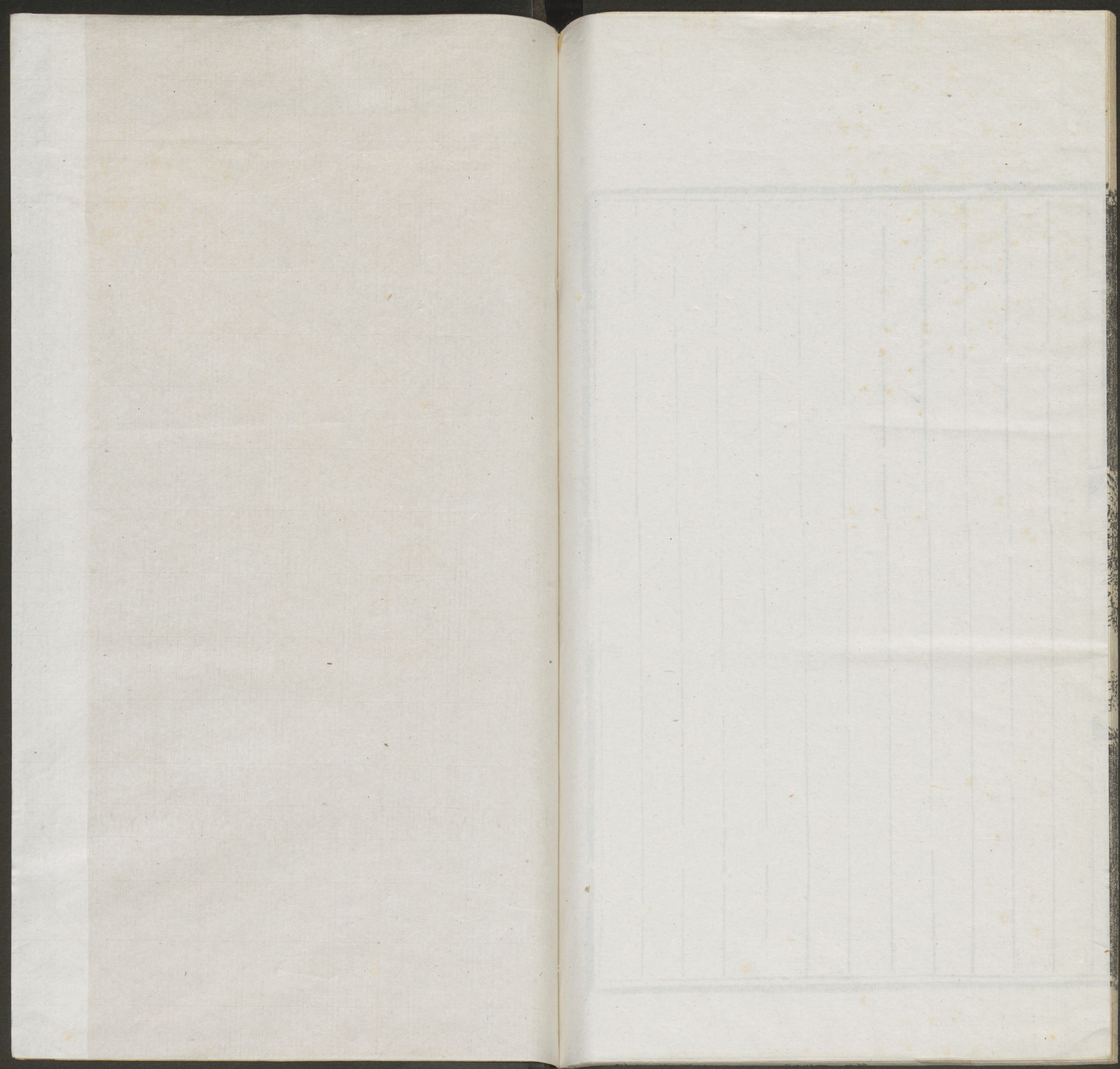
妄干冒甘俟鼎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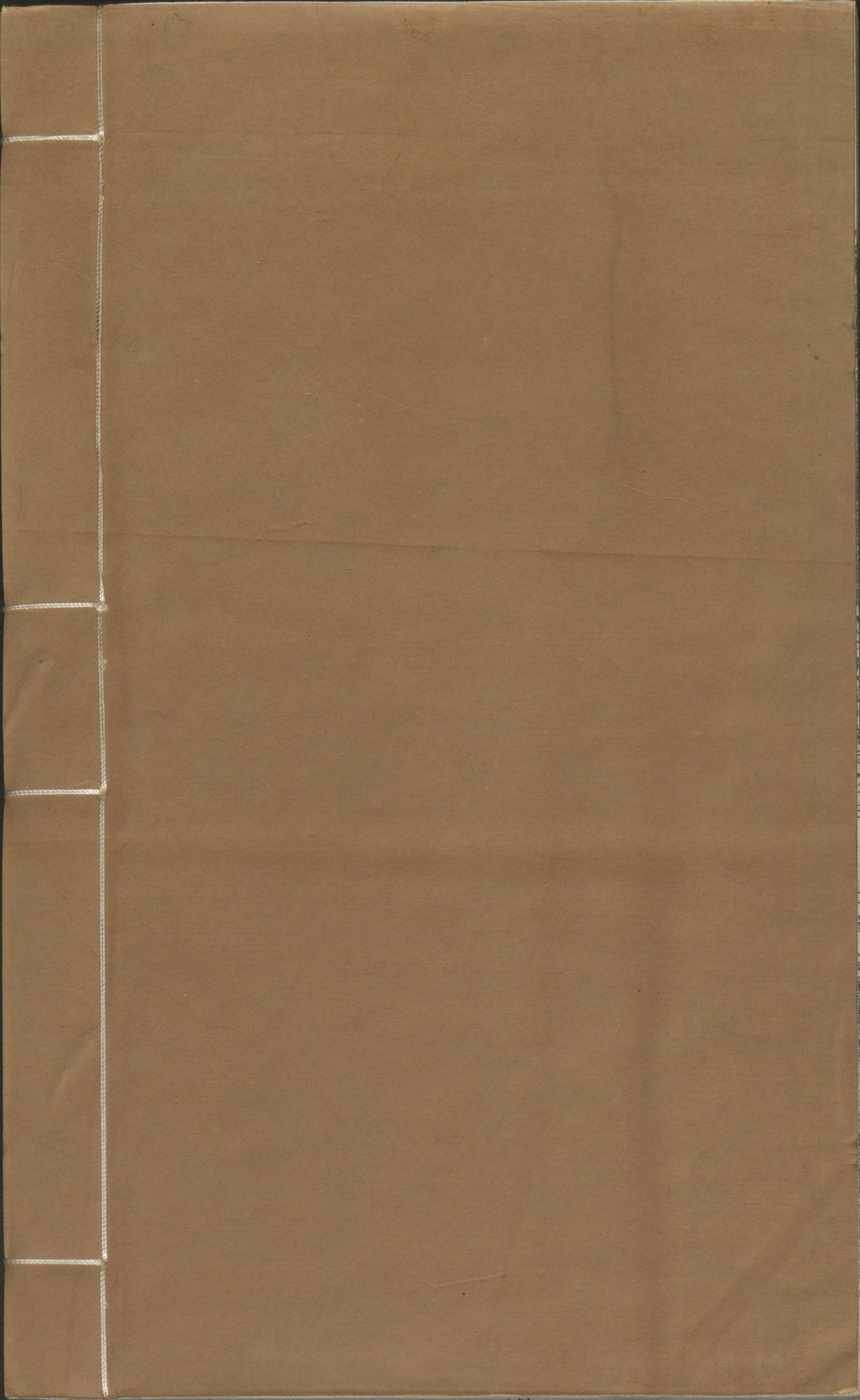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

This page contains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likely for recording data in columns. The grid is composed of 12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11 columns. The lines are black and the paper is aged and yellowed. There is no text or data within the grid.

--	--	--	--	--	--	--	--	--	--	--	--

Account Book  
Page 13





四部五十八卷 藏書臣石不題